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李邕叔文集卷

三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sub>臣</sub>陳桂森

檢討<sub>臣</sub>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sub>臣</sub>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sub>臣</sub>羅萬選

謄錄監生<sub>臣</sub>顧裕涇

欽定四庫全書

李遐叔文集卷三

唐 李華 撰

中書政事堂記

政事堂者自武德已來常于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  
故長孫無忌授司空房玄齡起復授左僕射魏徵授太  
子太保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  
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移政事堂於中書省記曰政事

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悖道於君逆道於人黷道於貨亂道於刑尅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移之兵不可以擅誅權不可以擅施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讐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剝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啟之於萌伐紊不賞削

素不封聞荒不救見饑不驚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  
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  
刃有斧鉞有醜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  
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去昌  
邑之亂狄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  
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變理化為權衡論思變成機  
務道變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  
為終身之誡無罪記云

御史大夫壁記

君以文明照臨百官官糾其邪職有邦憲由京師而端  
下國王化所係不惟威行御史大夫其任也用捨決於  
天心得失震於人聽舉直錯枉果而不撓則公卿屏氣  
道路生風率其屬以正於朝瞻我衣冠不仁者遠苟異  
於是為君子羞政之雄雌與德輕重故名公在位天下  
仰賴焉秦官有御史大夫在漢為三公職副丞相丞相  
闕則大夫遷或名司空或復舊號史足徵也議大政必

下丞相御史其廷署古曰府近曰臺其衣冠章綬品秩所視載於甲令聖朝臣唐虞高尚之賢內周漢不賓之俗登人於五福荐樂於九歌帝德廣運而瑞草生天威震動而神羊至故柱石骨鯁之老更拜焉距義寧至先天登宰相者十二人以本官叅政事者十三人故相任者四人藉威聲以陵徼外按戎律者八人官或改稱大司憲臺或分為左右肅政罷置不恆從其宜也開元天寶中刑措不用元元休息由是務簡益重地清彌尊在

難其人多舉勲德至宰輔者四人宰輔兼者一人故相  
任者一人兼節度者九人異姓封王者二人尊號加孝  
德之明年樂成公自尚書左丞兼文部遷崇德也昭融  
禮經嗣續文雅張仲孝友山甫將明風度可以師長人  
倫動靜可以訓齊天下喬岳鎮定嘉量平均心為百行  
之宗體備四時之氣雅有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樂  
成有焉至若教行於無訟之前慮辨於未萌之始未萌  
而慮則求煩不獲無訟而教則何用不臧寬細瑕為大



體復故事為新政小人畏法君子夷心無隱情於國家  
無愧辭於神道堂堂乎大雅之素也初廳壁列先政之  
名記而不叙公以為艱難之選將俟後人謂華嘗備屬  
僚或知故實授簡之恩至屬詞之藝寡無以允副非常  
之待所報者直質而少文天寶十四載六月十五日記

御史中丞壁記

皇帝受天明命垂五十年大道成俗黎民於變百官設  
而無事三辟存而不論振古未然也猶以為成歲資於

降霜律人本於持憲憲司之拜尤覈名實王猷其遠乎  
夫察風俗平冤滯踏邪佞延俊賢云誰司之職惟御史  
御史亞長曰中丞貳大夫以領其屬士丐為伯游之佐  
司馬乃令尹之偏古之制也漢儀大夫副丞相以備其  
闕叅惟國綱鮮臨府事故中丞專焉意者殄兇人之豪  
挾君子之道各行其志無所牽束行止與大臣絕位指  
顧則周行振聳政體宜之晉宋元魏以還無御史大夫  
由是中丞威望愈尊禮有加等如火烈烈如霜肅殺不

可犯也屬時清無獄朝尚寬政行葦忠厚王化根源周  
室仁及草木而愷悌流乎頌聲漢文好黃老而公卿恥  
言人過舉盛德則儀刑著矣焉用察察闕闕以恟主人  
哉欲以此道行於軍旅故東西幕府皆兼大夫餘軍多  
假憲司之號聖皇之志也天寶中君臣於道德之間又  
新其化以尚書左丞張公為大夫太府少卿庾公為中  
丞天下翕然名教知勸大夫睦中丞也羽翮得清風之  
助中丞奉大夫也律呂本黃鍾之宮者儒碩老罕云遇

此盛矣公中和備體沉潛經德易直且武溫文而清遵  
王路以整多方由夫身而貞百度此外盡餘事也古之  
制記者先諸德而後諸事至若命官之始省復之代名  
號冠綬之差祿秩位員之數辭尚體要況皆知之今不  
書省文也華昧學淺藝承命維谷羣言之首非所克堪  
然故史也勉以酌德天寶十四載九月十日記

著作郎壁記

化成天下莫尚乎文文之大司是為國史職在褒貶懲

勸區別昏明故駟牧頌于魯侯祈招諷於楚子史官之  
任有述作焉蓋王者之元符生人之極教也昔沮諷倉  
頡為黃帝史臣文字以興其來尚矣若南正北正建于  
顓頊羲氏和氏命於唐堯更虞夏商代序天地周官宗  
伯之屬有太史正歲年以序事小史奠系代辨昭穆內  
史受納訪以詔王聽理外史達書名於四方前志所載  
有左史記事或箴王之闕或司過於朝所典不同其納  
君於善一也傳曰天子有日官則史使史偏是也諸侯

有日御則裨灶子韋是也倚相在楚南史在齊董狐在  
晉邦司之直也其事舉則三靈不戢其政息則百度惟  
危故先王貴之至於漢廷參用周禮太史公既歿其子  
遷緘金匱石室之文焉降及東京永平中特詔班固著  
作東觀繼其事者楊彪蔡邕由是太史但掌天文律曆  
而已小雅寢周聖人生魯道尊而文武將墜德至而天  
地不通感於獲麟嘆於與蜡爰制國典立明傳之因歷  
象以正時元假鬼神而討有罪善人勸焉淫人懼焉百

代之英所由用也向若前代闕能文之史曠記事之官  
雖舜禹之烈無聞焉有國有家何以直道而行也魏太  
和年肇以著作名官為中書屬晉元康年改隸秘書朝  
服單衣介幘始親職必選名臣傳歷宋齊梁陳官品第  
六元魏高齊周隋秩從五品魏則王沉以侍中兼之衛  
凱以尚書帶之至於有晉若史材之美陳壽自佐郎遷  
元舅之尊庾亮以中書領宋則徐爰何承天齊則沈約  
裴子野梁則陸雲姚察陳則顧野王張正見後魏則

崔光高允北齊則邢子才魏收周則蘇亮柳蚪隋則虞  
綽王邵皆一朝名選也貞觀初詔梁文昭公鄭文貞公  
統英儒盛才修五代史天子親垂筆削與春秋合符魏  
魏乎史氏之光耀也因是開館於內別立史官多以著  
作郎領帶其職而舊司所掌唯碑誌宗祝之文在焉然  
以其能綜羣言且居百乘出典下國轉為郎官經緯斯  
文昭宣有政或上遷秘書少監或擢拜中書舍人固不  
易其任也天命元聖降而為唐唐之建官罔非俊乂若



虞永興德函大雅魏侍中才高王佐鄭吏部絕韻鏘鳴  
崔司業雄詞飛動皆歷焉今上兼帝王之極功摠文武  
之能事思所以比崇軒皞紹美唐虞潤色乎大猷發明  
乎皇道問誰獻箴則賓客崔氏問誰執簡則恒傳吳公  
胡諭德遊刃詩騷韋庶子貫珠今古濟濟多士時惟秉  
文盛矣哉同風乎雅頌也名岳已遷別封天柱舊章不  
改尚列周官登陟蓬萊之峰循環藏室之奧從容簡貴  
信君子保明弘道之司歟今大著作清河崔公名傑天

寶三載自秘書郎拜閱天祿之圖書踐人文之苑園澡  
身於三德研慮於六經執謙而光好善能擇惠風吟於  
秀水朗月鏡於安流代為元臣家曰茂緒壯宮室者必  
鄧林之條幹乎以儒雅之姿從班蔡之後揮綽令譽達  
於清朝則百祿隨之曷其有極矣先是命官之記不列  
於齊以華職忝末班與聞前志拜命之辱敢叙官之守  
云時天寶七載二月辛亥記

壽州刺史壁記

禹貢淮海惟揚州彭蠡三江在焉漢文帝封淮南王長  
子安為王都壽春即此州也兩漢揚州刺史治于此州  
墀壇猶在後魏盧潛為揚州亦鎮于此茲潛有惠政時人  
比之羊祜厥後州境或南或北隨人推遷國朝一家天  
下華夷如一壽春郡在淮南隸揚州其風俗山川可得  
而知也某年以兼侍御史揚州司馬獨孤問俗為壽州  
刺史公有德政理外如內易不遺物周不害通忠孝簡  
于王室廉平聞於天下剛克以順柔謹而肅公理州三

年遷御史中丞鎮江夏工部郎中楚中張緯之代公為  
州牧某部郎中韋延安代張典此州僉有政聞故書其  
事以慰楚人之心

京兆府員外參軍壁記

東漢中平以來王室多難元臣統戎拮郡才而不遺徵  
衆慮而從善故公府置參軍事雖位高八命權重三軍  
苟好謀而成亦參于幕下迄于魏氏沿漢舊章洎有晉  
將殄于全吳石苞責禮于孫楚由是府朝致敬稍用下

寮遠南北分于帝郊華夷寢于王澤而此官之選益以  
衆矣及隋平江嶺唐有天下聖人貴因循而重改作思  
豫備而戒不虞故因其名而降之秩則殷周之損益可  
知也至若兩京垂戎於四方府吏同體于郎署非夫公  
卿盛德之肩才望當仁之流不可膺其任今王國多士  
賢能歲益職員之外猶以命之取類乎律呂起于黃鍾  
滄浪發于清漢人皆以為美也趙郡李諲碣石峯巒藪  
臺楨幹嬰年間禮敬睦傳於家庭綺歲入官名節動于

寮友敏以經德清而達和自懷濟衆人之心仍有封侯  
之骨嘉魚在藻良馬食苗如其人有其位于雲萌于甲  
拆貫革兆于機張且曰清階因之故事則鍾繇李膺魏  
舒王尊事炳于前代韋僕射李大夫陸少保杜尚書功  
宣于盛朝叔父侍郎發跡於河南黃門顧公漸羽于京  
兆驥子躡乘黃之阜鸞雛入威鳳之巢榮縻九霄縱遊  
千里其可必也夫其職諧易簡道在中和高步同于列  
仙彈冠預于朝會若乃簿書堆案則譽發鼓中醪醴蒲

壺亦名高方外動靜皆適剛柔兩持是以為從事者所  
貴師古之事車服盤盂畢聞旌記用垂後代飾布德音  
況朝之命官闕而不載以華聞于舊史請以直書故畧  
具所知疑殆頗闕云爾

河南府參軍壁記

文與武邦之大司叅以彌綸而果于折中軍以厲禁而  
闕其暴蔑彌綸之謂文厲禁之謂武居一稱而兼二義  
參軍有焉漢車騎將軍張溫行司空專征闕右始徵幽

州刺史陶謙參軍事由是上將之府以為常儀魏驃騎將軍石苞鎮揚州晉文王命孫楚參苞軍事賓主降禮始于孫石時方用武則軍師之謀主天下又安則府公之屬吏蓋因府郡之長使持節領諸軍故雖列曹悉以參軍為號若以漢晉儔于聖代郡國比于神州則治亂不侔而小大相妨矣參軍自國朝以來躋盛位者數十人遠則僕射韋公師保中朝今則中丞蔣公澄清東夏用賢而衣冠焯叙踵武而聲度相隣選部所以較卿佐



之材舉公侯之胄是以慎署斯職而要其德藝傳所謂  
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處下僚而無咎悔從吏道而  
獲安閒差池鷓鴣之間宴息風雲之外矣京兆韋昱門  
高器全其文也若英敷華其武也長劍淬鏑朗玉調律  
鷲禽乘秋服楚傳之訓誠傳漢相之經術每從容府中  
或有異政雖不吾以必預咨謀如川決防如竹迎刃夫  
然則貴與壽功與名非斯人而誰獲君子之所貴者名  
位不失其人聲聞不忘於後故蒐錄官族第其遷授俾

將來俊茂有所觀焉時天寶九載九月十三日記

安陽縣令廳壁記

令長之位詳于漢官土地之宜列於禹貢談者備矣而  
詞人畧焉則此官之職守此境之風俗可知也國朝之  
有天下淇漳之間于京師為近守宰之寄于元元最親  
故授署此官延至王庭曲蒙睿渥制令褒賜與內官同  
法清貫往往超拜天寶以來東北隅節度位冠諸侯按  
數軍鉦鼓兼本道連帥以河北貢篚征稅半乎九州邊

于山戎歲備勅寇每置長吏朝廷特難之或操尚虧渝  
或中丞遷換或流亡未復或委罪刑書由是使臣慎簡  
其人密表陳請鍾恩光於異土萃人物于東州不然何  
公方振羽青雲胡為而在此堂也公以德行文學為人  
倫羨慕自是而道藝隣于昔賢自登封主簿撫有茲邑  
以西門沉坐為不仁仲康解綬為斷酌古中道為今令  
圖下車無何休聞四塞他疆之人父母之尸祝之則境  
內之歡可以心見君子哉至若由身立政謀近及遠邑

人趨拜靜聞堂上之琴軍師往來潛預幕中之畫所利者大豈惟安陽夫然則繁纓曲縣衷甸四壯人所願也於公宜之記事者志盛德而旌善人今特書公何尊王命其春秋之義歟天寶十載記

臨湍縣令廳壁記

鄧為天下局闔兩都南蔽秦漢以來多封將相姻戚故其人益豪彊內全邑曰南陽曰穰曰臨湍蓋古新城也穰州府所理吏不暇息南陽領戶既寡姦俠所歸惟臨

湍境清人間從仕者所樂開元裂此鄉三千戶為菊潭  
縣天寶至德之間狂虜南侵南陽為戰地地荒人散千  
里無煙猶以郵置之衝往復王命權置官吏招集疲人  
如寒加裘如餒併食聖朝臨下有赫哀撫兆人誅元兇  
清天下詔方鎮選良吏平昌孟威字承顏自左驍位兵  
曹參軍本道節度使表為此縣始至戶不盈百為政七  
月盡室而歸者千餘家難矣哉古之為政者先諸人後  
諸身先其人則人不勞後其身則身自逸承顏勤恤老

幼而休息之損有餘補不足而煦育之人諭其心則不勞而理矣古之來者觀諸其家知乃為政承顏奉版與冒虜塵北越鞏洛歸家於漢上又以清白之祿為甘旨之資臣子之道卓然則其餘可知也今長品秩章綬人皆知之故不書今所書儀能也寶應二年七月甲辰左補闕李華記

故中岳越禪師塔記

智之深者反照仁之大者無思反照而萬類同明無思

而一切咸寂真如住乎無住妙有生乎不生惟禪師至其極也禪師法號常超發定元于大照大師垂惠用於聖善和上證無得于敬受闍黎司徒郭公舉為東京大德御史中丞鄭公表敷教于三吳乃沿漢至黃鶴磯州長候途四輦瞻繞請主大雲寺浩浩羣醉願霑醒藥於是以前網地還其本源楞伽法門照彼真性荆越之俗五都僑人有度者矣寶應二年暮春季旬之二日證滅於禪居線杖百千江哀山悴凡入諸佛正位二十九夏

存父母遺體五十九年門人寶藏熙怡等號捧香毘建塔東岡遵像法也禪師滄州人姚姓靈和應于海碣弱歲齒於儒者既而捨孔氏之經為釋門之肩聞西河攝護第一乃往從師次諸嵩潁服勤上法理妙詞簡神凝道深蓋六度之龜麟人天之海岳也嗟夫雨寶之珠伏於泥下燎原之火隱在木中開示有期繼生宗範摩訶達摩以智月開瞽法雷破聾七葉至大照大師門人承囑累者曰聖善和上環注源流含靈福備乃灌其頂龍



像如林及強敵逆天兩京淪翳諸長老奉持心印散在  
羣方大怖之中人獲依怙則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廣矣  
大矣覺之正之默茲闕照不為深乎弟子司封員外郎  
趙郡李華泣舉雙林敬表仁旨時廣德二年正月六日

盧郎中齋居記

鴻鵠遡清風凌顛氣翱翔自得於冥冥之間故虞衡矰  
繳不能為患甘芻豐秣羈繫駿驥首冠鏐錫身被纓瓊  
力方盛也騁於康逵及其殆也困於鞭策由是智者高

鴻鵠而卑駿驥豈妄而論哉今克渠假息五兵未偃廟堂有風力之臣征鎮皆方召之老則仁人靜士戢伏自持各其志也尚書左司郎中嗣漁陽公盧振字子厚奉世德而聿修之味道風而遊泳之處于九江南郭荒榛之下不貽害於身不假力于人夷堆壅實窪穿尋尺無遺材草木不移植書堂齋亭成于指顧高松茂條森于門巷晏然燕居勝自我得君子出則行其志也公以瑚璉之器為郎官以干將之斷宰赤縣君子入則善其身

也公就鴻鵠之冥冥捨騏驎之馳騁況大江在下名山  
當日嘉賓時來攜手長望可以頤神遠壽暢其天和浴  
乎沂風乎舞雩吾與點也尋陽僑舊推仁人焉廣德二  
年四月五日趙郡李華云

賀遂員外藥園小山池記

悅名山大川欲以安身崇德而獨往之士勤勞千里豪  
家之制殫竭百金君子不為也賀遂公衣冠之鴻鵠執  
憲起草不塵其心夢寐以青谿白雲為念庭除有砥礪

之材礎礪之璞立而象之衡平堂下有菴鍾之坳圩植  
之凹隨而象之江湖種竹藝藥以佐正性華實相蔽百  
有餘品鑿井引汲伏源出山聲聞池中尋竇而發泉躍  
波轉而盈沼支流脈散而滿畦一夫躡輪而三江逼戶  
千指攢石而羣山倚蹊智與化侔至人之用也其間有  
書堂琴軒置酒娛賓卑痺而敞若雲天尋丈而豁如江  
漢以小觀大則天下之理盡矣心目所及自不忘乎賦情  
遣辭取興茲境當代文士目為詩園道在抑末敦元可

以扶教趙郡李華舉其畧而記之

鷄執狐記

某嘗目異鳥擊豐狐于中埜雙睛耀宿六翮垂雲迅猶  
電馳厲若霜殺吻決肝腦爪剝腎腸昂藏自雄倏歛而  
遊問名於耕者對曰此黃金鷄也其何快哉因識之曰  
仁人秉心哀矜不暇何樂之有曰是狐也為患大矣震  
驚我姻族撓亂我閭里喜逃徐子之盧不畏申孫之矢  
皇祇或者其惡貫盈而以鷄誅之予非斯禽之快也而

誰為悲夫高位疾債厚味腊毒遵道致盛或罹諸殃況  
假威為孽能不速禍在位者當洒濯其心拔除克慝惡  
是務去福其大來不然則有甚于狐之害人庸忸于鷄  
之能爾

厨院新池記

遇知己而用者非唯于人物亦有之初厨院因前池餘  
派浸潤坳堂數步及雷纜供厨飪滌器而已邑大夫南  
陽范悟跡累人羣心在遐曠每沐浴之暇訪道山林見

其有天造池沼之形而遂為溝瀆乃命黃冠等願指廣  
袤鑿周於下駢石以涯之蓄流以深之清瀾忽平秋陰  
滿院執爨無欲清之僕挈瓶無汲深之勞不造機事而  
功贍於物范公實所謂新池知己矣靜勝則道純境幽  
則神完予與吳天師采真洞府朝夕窺臨瑩澈心膽滑  
昏潛遁事苟愜于心則與登姑蘓望五湖而齊矣故因  
碑籀餘地刻而誌之猶詩人有泌泉之作大厯五年歲  
號闍茂八月一日記

太子少師崔公墓誌銘

聖唐祖宗重光丕變萬國玄宗肅宗今上三后繼明格  
于上下其輔弼之臣曰趙公奉先少師之訓有大功于  
王室少師諱璟字某清河東武城人也惟成于姜水  
氏曰有呂德莫厚乎粒蒸人大庭之烈也勲莫盛乎除  
暴虎尚父之明也讓莫大乎推社稷季子之高也丁公  
之元子曰李克讓乞歸老于崔氏宜乎其盛也八代祖  
元孫宋度支郎中以忠順烈見危致命夫人携二子亮



敬默依夫人之黨挺志羈旅之中安親危窘之際亮即  
公七代祖也八為尚書一為僕射孫肇官至中書侍郎  
元子北齊安州摠管府掾諱道淹公之曾祖也生萬年  
主簿臨洺令諱方騫公之大父也生武功主簿贈吏部  
尚書諱貞固公之考也郎中珣王侍僕射利主公中書  
之名望安州之道德臨洺之愛人武功之體道荀淑以  
盛德及子陳寔以素風及孫誠哉吾聞其語矣今見其  
人也公孫抱太夫人終童幼武功府君逝根于至性毀

過乎哀鄉黨憐之皆曰純孝既除喪外從禮訓內積憂  
慕啜菽飲水厲志讀書誦無遺文釋無遁義皆一覽也  
年十七與親兄睽同舉明經調補梁州南鄭尉轉蜀州  
晉原尉前後使臣表公第一遷大理評事親累貶利州  
葭葫丞歷梓州鹽亭丞樂天知命貞獨自晦君子哉改  
晉州司法參軍政尤一道刺史按察使皆以上聞克河  
東支使畢尚書構為連帥也假公判官仁者悅不仁者  
懼構厲終于官舍春秋四十權厝于山印玄元廟西北

原識與不識罔不相弔時人之安放後人之不幸滎陽  
夫人鄭氏皇朝兵部郎中衛州長史玄昇之女吏部侍  
郎平章事惜之妹終京兆崇賢里權殞於長安東南杜  
陵原夫人鞠佩紛燧以寧顏色澄晷酒以奉蒸嘗輔佐  
君子黔婁之室也撫道賢子孟軻之母也內訓傾謝婦  
儀無師嗚呼哀哉大厯四年龜筮從吉嗣子圓尚書右  
僕射趙國公哀奉先少師夫人之裳帷合祔于河南北  
邙山某原禮也趙公初為益州刺史屬逆藩內向天下

欽定四庫全書

李迥叔文集  
卷三

三

兵起至尊出長安避狄未有岐下之都因奉表上迎保  
寧聖德遷為中書令翼大明復天下肅宗申養玄宗申  
慈趙公之宣力也事今上鎮揚州為吏部尚書左僕射  
崔氏之門公盡善哉洪河在北清洛在南二室之下却  
原高起是地也是宜君子幽宅寧于斯永保子孫昌于  
斯其文曰翼翼孝嗣街哀不言祇感永斯常試討論齊  
為霸國鄭向姬姜協德貽慶後昆在昔貞烈爰有魏嶼  
播遷建都公將南轅造舟人便開漕利源宜有令盾中

書玉振安州榮道臨名體順尚書葆光公以德鎮既輸  
典刑亦清維晉天不我遺時將疇師夫人之德柔善有  
則鼓鍾於宮聞於四國從夫訓子天下是式不及劬勞  
趙公罔極克誕趙公蓼莪孝思奉若先訓其貴如斯今  
日之祿先人之慈保寧幽宅天地無期

揚州司馬李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某趙郡高邑人也在昔咎繇謨明玄元道德  
安武之功秦人息甲廣武之畧淮陰東面魏則中書

臣齊則常侍參佐命丞動隣邦明詰于周隋水部才冠  
時倫訓迪于忠孝國朝則蒲州之仁政趙州之懿德趙  
州生晉陽尉諱某道崇位卑鍾慶身後官婚人物為山  
東上族五百餘年矣公少孤以經明行修登第直崇文  
館授雍丘尉屬國家升中秦山縣當馳道徵責萬計臨  
事無違居至卑而不折當大務而不撓外兄許公蘇尚  
書頗特親重之秩滿考六經覽羣書手抄二百卷觀其  
仁義歷交城尉無何丁內艱柴毀終禮授榆次尉裴尚

書佃先為太原尹廉察河東公引公在幕賢者知勸不  
仁者懼既而從調朝廷詔有司精求令長公以崇壁之  
咨鍾彞之重屈為蕭令邑臨古汴之衝每歲為害公因  
租之集兩稅一石置于水濱治之為防水不敗稼蕭人  
賴之徐方歌之則政之利人餘可知也選授太原府法  
曹參軍事大都阜殷囂訟填積公鏡其詐實皆叶身中  
大原王之北門枕扼夷夏屬強敵首亂悉衆來攻公撫  
弦登陴左右軍師完城池潰凶醜有力焉詔加朝散大

夫遷太子洗馬拜右諭德進階正議大夫東宮圖書七  
逸有司命公留北部蒐訪馬淮南節度故相崔尚書圓  
表公為揚州右司馬將任以州政方祖道邁厲而終享  
年六十有六廣德二年六月十三日也長子規前刑部  
員外郎兼侍御史次子覲故沂州沂水縣丞次子覲故  
太原府榆次縣尉次子峴前汾州平遙縣丞幼子觀前  
左監門衛率府兵曹參軍事泣血茹悲哀號萬里求仁  
者之助于江湖奉迎裳帷于太原歸安洛汭禮罔不備



某年月日窆於某原禮也規有公遺風國之才臣嘗為  
晉州吏職中外宣力王室聞于天下公其不亡矣公有  
文有武簡而能肅不伐其勞推其美于人神明質高嶷  
如山孤味道于老莊還性于禪惠每涉危必免阽患無  
傷冥然禮順疑若靈助盖德之所至者也嗚呼位不尊  
壽不遐時耶命耶華於公諸從雁行為公所知感規之  
孝祇述盛烈以慰諸孤之心其銘曰

貴為侯伯來日赫赫百夫之特所稱者德神錫純嘏道

無違者淮南鎮楊為右司馬嘗蒞蕭人蕭人以淳嘗掾  
太原功宣北藩艾綬銀章大夫之尊春秋匪懈榮於寢  
門宜其永世天胡降戾仁而有子哀號萬里維嵩之隅  
維汾之涘我卜我筮壽宮修止與天無期寧極于斯子  
孫百代拜手於斯

著作郎贈秘書少監權君墓表

君姓權氏諱皋字士繇天水人符秦尚書僕射翼之後  
世為著姓祖某父某咸有令德君既冠進士及第試臨清尉

持節兼本道使籍君表為薊縣尉充判官無何主將以  
逆節露君乃詐死扶親涉江既免禍累知幾其神先帝  
聞而嘆之除評事御史方議大用屬太夫人病危君侍  
奉憂勞因中痼疾無何太夫人終君泣血三年厥疾用  
加服除遷起居舍人著作郎大厯元年四月某日不幸  
逝于丹徒因殯焉享齡四十嗚呼識者痛哭聞者痛心  
君有大節不可奪大名不可掩大才不可及大行不可  
名天與之仁不與之年哀哉自開元天寶以來高名下

位華方疾不能備舉然所憶者曰河南元君德秀元終十年而南陽張君有畧張沒二年而君夫元之志如其道德張之行如其經術君之才如其聲望一人倫其瘁乎公素與昌黎韓幼深京兆王鎮卿洎華友善韓許君曰可以為宰輔王評君曰可以為師保華評君曰分天下之善惡一人而已矣夫人隴西李氏仁賢有一子某生七年哀禮過成人嗚呼有後哉朝廷贈君以秘書少監悼賢也華自疾病風曳杖而往哭之嘗聞師乙之言

曰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權君可謂溫良而能斷者也  
故為齊風表君之墓云

忠於而國孝於而家潔而不滓瑜而不瑕仁胡不壽為  
善者何君不幸耶時不幸耶

元魯山墓碣銘

并序

維唐天寶十二載九月二十七日魯山令河南元公終  
于陸渾草堂春秋五十九服名節者無不痛心嗚呼堂  
內有篇簡中褐枕履琴杖簞瓢而已堂下有接賓之位

孤甥受學之室過是而往無以送終名高之士陸渾尉  
梁園喬潭賻以清白之俸遂其喪塋以明月十二日窆  
於所居南岡禮也公諱德秀字紫芝延州使君之子後  
魏七葉易為元公其裔也世有明哲承而述之幼挺全  
德長為律度神體和氣貌融視色知教不言而信大易  
之易簡黃老之清淨惟公備焉延州即世之後昆弟凋  
落慈親羸老無小無大仰給于公及應府貢如京師不  
忍離親躬負安輿往復千里以才行第一進士登科丁

艱聲動於心既過苴臬刺血畫佛像寫經以不貲之身  
申罔極之報食無鹽酪居無爪翦者三年先人未祔于  
兆身迫堂室緘未忘之哀參調求仕銓試超等補南和  
尉黜陟使以至行上聞授左龍武軍錄事因墜傷足樂  
正之憂恹然滿容以甥姪婚仕為念受署魯山令以痼  
疾不能趨拜故後長吏僉以客禮待之嘗獲盜未刑屬  
濱山之鄉稱猛獸為害盜請于庭曰感明府慈仁願殺  
獸贖罪公哀而許焉僚佐堅請公无變慮乃從破械縱

之盜果屍獸復命吏人老幼咨嗟震動發于庭宇播于  
四鄰則政化之行可知也公自幼居貧累服齊斬故不  
及親在而娶既孤之後單獨終身人或以絕後諭焉對  
曰兄有息男不曠先人之祀矣厯官俸祿悉以經營葬  
祭衣食孤遺代下之日柴車而返南遊陸渾考一畝之  
宅發八笥之直唯匹帛焉居無扃鑰牆藩之禁達生齊  
物從其所好時屬歉歲涉旬無烟彈琴讀書不改其樂  
好事者携酒食以饋之陶陶然脫遺身世涵泳道德拔



清塵而棲顛氣中古以降公無比焉知我或希晦而不  
耀故也是宜為國老更論道佐世而羔雁不至歿于空  
山可勝慟耶所著文章根玄極則道演寄情性則玄于  
思善人則禮咏多能而深則廣吳公子觀樂曠達而妙  
則現題窮于性命則塞士賦可謂與古同轍自為名家  
者也又其惡萬金之藏鄙十卿之祿富貴之辯吾得其  
真至哉元公越軼古今冲邃冥冥純朗朴渾範於生靈  
凡與門人吟慕遺風諡曰文行先生從古也夫誅德銘

功厥義有三上以簡神明中以鋪光烈下以聳示後人  
斯文之作由此志也其銘曰

天地元醇降為仁人隱耀韜精凝和葆神道心玄微消  
息詘伸載襲先猷竭盡報親貞玉白華不緇不磷縱翰  
祥風蛻跡泥塵今則已矣倏反其真仰德如在瞻賢靡  
因懷哉永思泣涕銘云

李遐叔文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李遐叔文集卷四

唐 李華 撰

祭劉評事兄文

維乾元二年歲次己亥六月乙未朔三日丁酉趙郡李  
華祭於劉三兄之靈惟兄高韻曠度拔于時倫德契中  
和道符深仁泉明其照情性其文踈近無二心冥則親  
雅敦名教素遠權利夷險一節通塞一致有時不適與

道偕醉事隨沉浮量混同異白雲何遠清風自至人或  
知凡王佐之器豈人無福而凡天年浙東幕庭喪此一  
賢識與不識辛酸泣然秦失五穀春不相杵清標高志  
行乃動主繫我夫子列在中士職無所統談笑而已居  
室言善感於千里綿江越湖掩涕相視追懷曩晨道則  
同謀定交梁國周旋兩都更相默喜吾道不孤契闊艱  
難誰榮誰枯良願再諧握手東吳羈旅情倍天倫豈殊  
去歲季冬將膺使檄累辱來召陵江掛席持酒歡酣憂

懷頓釋携手終日晤言竟夕無食不均無衣不易題序  
申饑清深義激贈言綢繆寵我行役涉泗而還遽承講  
瀉猶復垂念尺書相繼將慶有瘳俄哀永逝萎我盛德  
天胡不惠嗚呼痛哉華江濱憔悴風濕所侵疾不果問  
喪不果臨無由執紼從茲破琴異鄉之慟于此何心不  
言少別便為古今嗚呼痛哉光烈幕府親兄重兄恩深  
撫孤義感平生臨弔盡哀行路涕零躬護喪事推以信  
誠古風復存今見哀榮嗚呼痛哉孀妻晝哭弱子縗經

蕭蕭旅壑空對江月想像遊處心呼鬱結羽毛相依忍  
此凋闕寢門之悲悽斷吳越蘇門朗嘯于此長絕泣戒  
將命往申微醜此如不祭祇益酸咽兄性與道合栖心  
福庭故於是奠不列葷腥願垂惠照以濟幽靈值佛開  
法長為弟兄素心惟此敢告冥冥尚享

祭劉左丞文

維年月日左補闕趙郡李華謹奉清酌微奠祭於故國  
子祭酒劉十六兄之靈痛矣夫時方刑措誼傳長沙運

丁中興行廢于家命與道乖末如之何先師微言行已  
堙塞續儒濟德俾世為則專門繼起人用不惑季孟叔  
仲並華於國文傾遷固理破楊墨濁斯渾清曲莫容直  
孤玉沉韻高鴻墜翼疇昔之年逆藩悖天帝命西平董  
戎于闕上宰奸回蔽明怙權阻以監撫海內翻然督哥  
舒將蓋不速轅凡在西陲飛章上言諭引古今易亡為  
存時憚奸邪不聞帝闈文武房公慷慨獨論迎吠狺狺  
竟寢斯文華忝諫官亦嘗披肝千里同氣寤寐永歎請

授監帥用鎮豐安乞固上黨乞備太原心竭犬馬事屈  
羣頑哥舒表華掌記轅門明明仁兄紹介三軍舉族在  
此懼為禍原竟迫方寸辜天負恩聖朝孝理未忍行戮  
爰詔三司伏念哀鞠網釋烏鳥恩開桎梏實賴仁人再  
春枯木房公介然明華于朝兄志提挈出泥登霄言于  
宰司大啟學徒陳沉泊華可備師儒堂堂昌言光我囚  
拘楮中不行何日忘諸功曹垂侍恩比天倫手足是比  
榮枯一人友愛惟深憐眷益親難阨流離存亡永分冀



遊門閫以慰酸辛誰謂凋落今惟二人嗚呼哀哉弟叅  
邦憲兄鎮海夷云去存歿共彼有期謂天無親胡與善  
違孺子攀號遠奉裳帷李氏呼天割我四支平生故人  
橫涕交頤寄空原時追興師官尊地偏禮不成儀回  
望舊邦素車遲遲潯陽地古舉目悽悲執紼流慟誰堪  
此時余生易感況已衰羸泣薦潢汙魂兮臨之尚享

祭亡友揚州功曹蕭公文

乾元三年二月十日孤子李華以清酌之奠致祭於亡

友故揚州功曹蘭陵蕭公之靈嗚呼茂挺平生相知情  
體如一歲月之別俄成古今天乎喪予此痛何極華鬢  
罰深重艱棘所鍾殊方永慕觸目號裂孤窮易感況哭  
故人以足下才惟挺生名蓋天下道孤命屈淪阨終身  
避亂全潔忠也冒危遷祔孝也有王佐之才先師之訓  
而歿於道路何負於天天乎痛哉華疇昔之歲幸忝周  
旋足下不棄愚劣一言契合古稱管鮑今則蕭李有過  
必規無文不講知名當世實賴吾人循環往復何日忘

此而況泣血千里羈旅相依聞此一哀心骨皆斷痛之  
至者言不能宣是欲寄辭祇益填塞茂挺茂挺君其降  
靈尚饗

祭亡友張五兄文

維永泰二年歲次庚午正月某朔日趙郡李華謹遣從  
姪詹事府丞康以茶乳蔬果之奠敬祭於亡友張兄博  
士之靈嗚呼痛哉先生之終人倫不幸況乎小子最飽  
道風何悲如之先生以道為貴以德為富以樂天知命

卷之四  
卷四  
為壽則非其道而貴者賤也非其德而富者貧也不樂  
天不知命而壽者天也然先生道貴德富加以樂天知  
命之壽固無限矣所痛者仁而無後天道何以為善與  
神理何以為正直滔滔江水此慟何窮嗚呼哀哉華殘  
年衰病足不履地撫膺而哭欲往無由千里申奠不任  
酸咽仁兄先生俯鑒悲懷尚饗

德先生誄

或問曰德先生者奚氏余曰南陽張姓有畧其名維之

其字也或曰與古誰倫可造七十子乎余曰七十子或  
賢或恒人方于賢原憲宓不齊其比也或曰大哉余曰  
七十子親聖人之道者也七十子得聖人疆畛之際維  
之得聖人衣冠之潤向使獲親聖人則鱗差耕雍也或  
曰何咎而瞽余曰聖賢偕時故春秋之亂冉耕惡疾左  
丘明卜商皆瞽聖如夫子失司寇饑于陳蔡忠如萇弘  
明謀尊王室而戮死君子道消故仁賢窮維之鄰道昌  
黎韓極亦以德聞與維之同病不幸二子不以病為僉

不喪中明者也或曰夫如是得無謀之余謀之曰神胡  
病後之人而奪先生噫嘻哀夫人德甫余將疇兄

弔古戰場文

浩浩兮平沙無垠莫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黯兮  
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挺亡  
羣亭長告予曰此古戰場也嘗覆三軍徃徃鬼哭天陰  
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荆  
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水夜渡地濶

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膈臆誰愬秦漢而還多事四  
夷中州耗斃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  
武臣用竒竒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濶而莫為嗚呼噫  
嘻吾想夫北風振漠敵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禁  
豎旄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  
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析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  
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鷲鳥休巢征馬  
踟躕繒纒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徒憑凌殺

氣以相剪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復沒  
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為枯骨可  
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  
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暴骨沙礫鳥  
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沉沉鬼  
神聚兮雲冪冪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  
自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  
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痛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



獫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勲和樂且  
閒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為闕荼毒生人  
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蒼  
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携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  
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  
沒家莫聞知人或言將信將疑悁悁心目寢寐見之  
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為之愁草木淒悲弔祭不至精  
魂無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

如斯為之奈何守在四夷

賢之用舍

上之於賢也患不能好之好之也患不能求之求之也  
患不能知之知之也患不能任之任之也患不能終之  
終之也患不能同其心而化于道是故士貴夫遇懼夫  
遇而不盡也

君之牧人

古之帝者非不欲厚其養泰其身固揣于變化之原而

要之以極亦至矣蓋以為上逸則下困困百眾逸一人而非天意也極非天意亦不忍為也故下逸而上困帝者甘心焉況百姓逸君孰與困書曰元后作民父母父母勞於養子則襁褓之疾弭闕則父母之心泰推是而求之聖人志于儉薄不得不爾也

國之興亡解

為國者同於理身身或不和則藥石之鍼灸之若夫扶疾而不攻疾病則斃扶之者屍也齊隋之亡也以貞於

終始為惑苟而無恥為明慢于事職為高賢見義不為  
為長者繩違用法則附強而潰弱也議于得失則異寡  
而同眾也尚學希古謂之誕趣便中時謂之工觀其燥  
濕而輕重之候其成敗而褒貶之肉食之尊以滋味餽  
口忍危亡而僥祿利自是而下則曰上司猶如之我于  
國何有設能憤發則逆為備豫動開求闡氣沮志衰志  
亦從化倖于生者炎炎而四合死于正者求援而無繼  
麒麟悲鳴鳳鳥垂翅鳴鼓害翼犬呀毒喙則蛇鳩虎狼

之徒其可向耶嗟乎心腹支體一也為病者萬焉雖有  
岐緩而不請岐緩視之而不救噫齊隋不亡得哉反是  
而理則王道易易也

材之小大

攀巢之雛羽翼將成習飛而從其母不幸為烏鳶所震  
墮于塵轍伐木之家有侈女焉瑠車繡茵過于中陌遇  
而憐之薦以白玉之笥粒以清江之稻胡然而然材小  
為貴養而翫之易為力也克棘之牛望若山行其生也

任重致遠以利天下其死也筋角皮骨皆為器用水旱  
寒暑之不時鞭驅竭乏登降重岡踣起塗潦蹄離節圻  
力氣皆頓病矣目猶睨人盜鳥爪其背嘴其肉猶恨啄  
嗽之未逞烏烏而相呼羣犬引其腸胃狺狺而爭之車  
馬往復于傍以千萬計不顧也胡然而然材大為累扶  
而救之難為功也向若不憚斯須之勞而存之其利固  
厚矣悲夫材之大也為累材之小也為貴戾于理悖于  
道莫甚焉君天下者辨而返之則不世而仁矣

木蘭賦 并序

華容石門山有木蘭樹鄉人不識伐以為薪餘一本方  
搽柯未下縣令李韶行春見之息馬其陰喟然嘆曰功  
列桐君之書名載騷人之詞生于遐深委于薪燎天地  
之產珍物將焉用之爰戒虞衡禁其剪伐案本草木蘭  
似桂而香去風熱明耳目在木部上篇乃採斫而歸理  
疾多驗由是遠近從而採之榦剖枝分殆枯槁矣士之  
生世出處語默難乎哉韶余之從子也嘗為余言感而

為賦云

沂長江以遐覽愛楚山之寂寥山有嘉樹兮名木蘭鬱  
森森以苔苔當聖政之文明降元和于九霄更侵沴之  
為虐貫霜雪而不凋白波潤其根祇玄雪暢其枝條沐  
春雨之濯濯鳴秋風以蕭蕭素膚紫肌綠葉緗蒂踈密  
聳附高卑陰蔽華如霜雪實若星麗節一作氣勁松竹香  
濃蘭桂宜不植于人間聊獨立于天際徒翳蒼兮為隣  
挺堅芳兮此身嘉名列于道書陸露飲乎騷人至若靈



一作  
如雲

山霧歇藹藹林樾當楚澤之晨霞映洞庭之夜月

發清明于視聽洗煩濁于心骨韻衆壑之空峒澹微雲

之滅沒露草白兮山淒淒鶴既唳兮猿復啼宵深林以

冥冥覆百仞之玄谿彼逸人兮有所思戀芳陰兮步遲

遲悵幽獨兮人莫知懷馨香兮將為誰惋樵父之無患

混衆木而皆盡指畫

疑  
盡類

而揮斤遇仁人之不忍方甘

心而勤絕俄固抵於傾殞憐春華而奉芳顧落日而迴

軫達者有言巧

一作  
功

勞智憂養命蠲疫

一作  
疾

人胡不求

枝殘體剝澤盡枯留顛顛空山離披素秋鳥避弋而高  
翔魚畏網而深遊不材則終其天年能鳴則免于俎羞  
奚此木之不終獨隱見而罹憂自昔論一作芳于朝市

墜實于林丘徒鬱咽而無聲可勝言而計籌者哉吾聞  
曰人助者信神聽者直則臧倉譖言宣尼失職出處語  
默與時消息則子雲投閣方回受殛故知天地無心死  
生同域絃絃品物物有其極至人者委性循於自然寧  
任夫智之與力也雖賢愚各全其好草木不夭其生植

殖一作已而已而翳疑不可得

言鑿

晉侯方圖秦既而有疾秦伯使醫和視之將行戒之曰  
鄰國相病大夫何以為行對曰臣不發藥石請以詞痊  
晉侯而國無害秦伯悅以卿禮遣之和至于晉晉君幄  
銅鞮之宮憑豐肥倚柔容更衣被珠玉者百許人膳夫  
列鼎于庭而後延客客辭曰始受命于寡君以除君疾  
為役今大國反以色與食病臣非臣所及也中軍師對

曰此寡君待先生之禮也不意為過敬惟所擇客曰臣  
轡而馳千里形甚勞而氣不足所欲者酒一盛果一器  
脍鱠佐飯而已其餘不敢煩大國再拜受賜而診之曰  
君聲流而陽氣濁而浮色寒而容壯與楚王相若亦可  
為也亦不可為也晉侯曰楚子何如而方寡人客曰臣  
嘗聘楚楚境大而富山川林藪之盛踰淮而竟南海晉  
與齊秦不敵也晉侯曰寡人未嘗涉楚且置楚王願聞  
其國之說客曰君不念臣亦未究楚封疆之事直以所

見言之楚也近郊去郢尚三百里引車登岡平視諸宮  
丹素燭天仰不見空如水漂浮半在其中滄波動搖低  
昂隨風藹藹南極山松不盡乍伏乍起參差高卑流雲  
重輕或滅或明道路繚繚縈山繞川車蓋如軒稍覺登  
原赤霄冒頂舉手摩天向之高者乃在車下陰谿冥冥  
投石無聲狀其乳苑之內則連山黯以當戶容杳杳而  
業業若堅刃與慢塗呀將折而復合露封隙之嵌空聲  
小往而大答聳崖峴以日曠穿偃仆而雲晷濱江皋衍

百里芳草往往白沙日炙晶熹綠野芊繇走舉蒼連茵  
輅榭梓橘柚之林密孕元氣寒暑若一翳不流風幽不  
漏日猿狙飛走經息百態啾啾互號終昕竟晦陸英紛  
目如雪蔽路四望無人移足沒屨黃鳥時鳴白鷗飛度  
臨險瞰江江隗為潭淩淩不動常有神怪龜魚涵泳露  
鱗出介纖草以颺風颺波起崩濤迸沫勢不得止精怖  
魂怕毛骨洗然攀木瞑眸猶懼踏泉頽麓跡冗繁源鼻  
歎支流濛濛合注湯湯晝夜有聲當暑清涼透崖撲湍

躍而後逝初疑可及忽似無際旋眩迴楫湖泊允宕輗  
石敵磨火發川上纜夷又亞傾沙委浪白烟微蒼盈波  
滿望澹澹灑灑久而生垠浙浙飛雨冥冥起雲沅湘春  
生蒼梧日晚聲與聽盡色隨望遠蘋荇荷華組繡一川  
愕羽族之多名紛合散于水間泛隨流而將下時逆浪  
而復還喧呼雷駭沈起雲翻兩不相傷貌豫體閒緣涯  
疊觀照江成霞碧水漣漪淺深見沙旁經闌闔溢浸欄  
檻上有嬋媵餘音入雲侵杳眇而將絕隨隕風而復聞

齊宋鄭衛之樂張于宮中撞金擊石草木競發堅城雉  
圻崇山峯墜鳥獸狂悖淮湖皆沸首飾戴千金一膳傾  
千家恥不相及者以粒計倉祿之衆半于平人秣馬之  
費倍于租入其餘竒麗之富奉養之侈率與是侔楚王  
甚恭而楚人甚病申叔請老而不與政言未畢晉侯舒  
氣而伸幹曰向先生言亦可為也何哉客曰此未足累  
楚故曰可為也若張而無厭則不可為也晉侯色生力  
起斥御者撤膳羞而請曰先生終說寡人病幸間美客



乘時而動之曰楚使令尹司馬理兵于北疆以臨敝邑  
敝邑大夫少者則請開闢以戰老者則曰君務息人楚  
恃其富强因侈生欲未足畏也寡君乃發府將賙而四  
境寡小君以四時之用為請寡君曰是出于人而歸于  
人無人則無是夫何愛焉申命上大夫布幣于人而謝  
之曰孤不德使爾父兄子弟不自保于楚師故罄以相  
勞秦人感君皆泣婦人處子亦請執報楚楚朝聞而夕  
卷師君臣震伏而受職于秦此先王不戰之術也晉侯

泐然以楚事而照于晉遂輟謀秦由是大國修好小國  
來朝戎狄皆附客果以詞痊晉故曰言鑿

韓公廟碑銘

并序

唐之元老有大庇于生人曰韓公公盡力天朝位尊將  
相三城立廟軍帥乞靈則祠之天寶季歲華奉使朔方  
展敬祠下式瞻風采像與神合沈沈如生嗚呼生以功  
為臣歿以靈為神神乎宜奉公總戎疆外懸衡審政拒  
隴循河繇亘萬里堅城雄防扞蔽三輔介冑之士垂十

萬人瞻我麾節以為進退先是突厥犯塞乘勝入朔方  
遊騎至安定守軍不到經畧失守虜乃驅監牧之騾牝  
退存廬帳進圍聚邑鳴弓躍馬規復漠南邊人搖心元  
聖軫念節將更至咸以為請縉紳獻議則以和親為便  
中宗未之許也初以公耄老且重煩之及卜師于太宮  
之庭惟公之吉至尊親臨前殿授以兵符公承命徂征  
北蕃逆駭記所謂君子有其時有其命公得其二而伸  
其一者也公忠貫神明慮幾造化鎮以長策潰其姦謀

一麾偏師屠名王復喪馬奪漸拂雲維而城之並河之  
阿列築三鎮將精士銳談笑就役匈奴莫敢南視雷哭  
而遁老幼望公以相震怖不然則乘冰轉鬪無日無之  
既而據河山翫其動靜納行旅歸之衽席憑墉而望匹  
馬單兵不匿形影虜由是械手足而剖腹心朝廷無草  
竊之虞天下減征役之半矣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公之謂也帳下之廝尚有存  
者曰公號令素嚴人無違禁自將吏騎卒咸有旗表節

不常出出則賞罰隨之賞無非功罰無非罪上流而下  
競心行而事從謀全功成由此術也三城既就刊木標  
櫓記之種落刻其降年後皆如之豈挺生上將之龜策  
也奇鑒先物之然也夫鳥獸草木出其倫輩猶或利害  
憑焉況殊績功勲終始天地翼輔先聖寵綏元元有茅  
社之尊符節之重後奉者果一勝遂一謀庸非明神幽  
贊之效雅有吉甫薄伐至于太原王命南仲城彼朔方  
傳稱齊桓伐戎攘狄以其病燕滅衛魏絳和戎狄合諸

侯從古及今以為大功其餘秦恬漢青之倫纔丘垤耳  
尚或筮頌颺之簡策貴之況忠武卓異屢屐今昔而詠  
歌無之非古也竊感趙孟懷隨武之德寤寐永歎奉銘  
神宮其文曰

赫爾韓公司武有經受命北伐渠魁就刑敢或不順鼓  
行風霆崇岱壓卵滄波灌螢沈泉雷動機發冥冥功奮  
三城人搖億齡謀出先後構危于寧張天之威恢廟之  
靈北狄頓頷山戎來庭萬里寢析綠河罷局趨拜故祠

德謝惟馨翔望何有羣山青青感激遺風徘徊涕零吾  
誰與歸式薦斯銘

唐故東光縣主神道碑銘

并序

先朝宗室之望曰紀王太宗第十子也惟帝族母師曰  
東光縣主紀王第三女也自天降祐生有令德年八歲  
王不豫循環左右不食累日王撫首諭焉為之進膳縣  
主察起居未復憂色如初動于神祇王疾用間周文樂  
正之養不過焉至若天人之秀元氣之純積于中文于

外其容可知也孝以奉親慈以臨下尊師傅服幹濯其德可知也禮傳為簪珥詩書為佩玉原心而顧身體訓而成教其言可知也降尊而處下推泰而從約詣繡繪之妙適飲膳之和其功可知也年十八受封邑王擇聞喜公以妻之間喜有王佐之材委會藩邸縣主以皇孫之貴和鳴侯家陰德莫違輝動邦教養先姑如寧膝下奉君子如見大賓以徽柔睦娣姒以莊敬端幼賤鵲巢之化存焉太后臨朝諸武專政魯衛之國剪焉丘墟紀



王流竄巴濮堯于道路縣主承訊崩心嘔血每一發聲  
飛鳥哀鳴草木無色外除之後衣裳無純綵杯圈無甘  
食耳不聽聲首不加飾自朝廷達於宇內罔不哀之太  
后復辟中宗出震日昇暘谷天下文明雷破羣陰品物  
咸遂以王懿親盛德詔有司備禮物陪塋昭陵聞喜公  
時為孝義令詔書至河縣主聞之嘔血而絕絕而復蘇  
告諸子曰家國再造冤酷獲申為我謝中外親親下見  
先王瞑目無恨言未畢而堯春秋五十有四時神龍元

年二月二十二日有司以聞中宗震悼召聞喜公問公  
悉以對上獻款久之殿省垂泣六宮悽愴乃下詔褒美  
史官撰德弔祭賙贈禮過其備矣深於春秋者歎曰孝  
之至不忘其親忠之至乃心王室自古賢士大夫莫能  
備舉惟縣主有焉紀王之陷非罪也泣血以終哀中宗  
之撫興運也則感深而殞絕忠孝兩極首其人倫使百  
代之下聞其風者有以勸焉其為不匱遠矣嗚呼天輔  
善人宜其有後男十人女十人四子至大夫曰遇曰邁

曰邁邁仁則踐修孝惟明發少子德位兼盛曰迺今河  
南尹兼東都留守上柱國祿益厚而慕益深不逮劬勞  
之報故也銜涕投簡而命下吏敬銘三章式表幽宅其  
文曰

肅雍王門天帝之孫因心則孝懷盛敬尊配美良士如  
賓禮存泣血終身豈惟霜露慶集家國魂清冢墓壽絕  
哀歡事高紉素天作邛山萬化攸歸地閉金印泉深袞  
衣國風悽愴彤管無輝

台州乾元國清寺碑

天寶十五載逆將犯闕塵翳郊廟上皇哀蒼生避狄幸  
蜀皇帝誓復君父之恥理兵于朔方避狄仁之盛也復  
恥孝之大也惟仁盛孝大故疑不逾年而收京師奉陵

寢凶孽走而天降之戮化一作元氣和而人至于道魏魏

乎堯舜之烈不足比崇天子齊心玄默運行慈煦為一作

與元吉卿士妙講一作議妙化之宗以為五帝三王之道皆

如來六度之餘也厥初生人降及闕古君臣父子日用

而不知故玄聖昇竺乾而師有古先

闕字

尼有言三皇

五帝皆非聖者而西方有聖人其為大千之尊乳育羣

聖明矣夫玉帛非為禮之本捨玉帛則無以為禮象飾

豈施教之源捨象飾則無以為教建塔廟為禮

一作容  
尊威

履霜堅冰物有其漸於是卿士從兆人從九圍之中列

刹相望矣盈川非古邑也襟東江西山因而城之寺在

遠郊信者勞止自官吏耆耄至于商旅咸以津梁未建

為媿為羞邑城之西有淨名廢寺背連山而面盈川杉

枯晝暝緇褐經行寒潭夕清車馬無聲境勝心閑十金  
果成耆壽徐君贊錄事徐知古等請於縣令隴西李公  
平平請于前刺史趙郡李公丹丹請於河南等五道度  
支使御史中丞京兆第五公琦琦聞於天子墨制曰可  
僧義璿等伏以乾元之初元惡掃除國步既清廟易名  
榜因改曰乾元國清寺昭睿功也自所志

闕二字

天下各

州縣之長僚吏以降多捨清白之俸徵梓人求繪工為  
民儲福為佛成宮高殿倚雲長廊生風蓮花出界開在

空中自江南無有是刹上座某等至某都維那某奉前  
佛之心印得輪王之髻珠第五公以上智利國人登宰  
輔李使君以全德公才持憲為郎今刺史陳郡殷公日  
用忠武傑出長城江海專知官司馬隴西李公乾嘉峻  
俊一作能搽網清可匡俗縣令李令宗室闕儒政之善者  
皆易簡詣于真境清淨符于度門醍醐勝闕甘露妙源  
正性無說弘之在言其詞曰

東裔名利西方樂土吳山倚垣越水當戶檉松黥藹下

有象潭龍在泉中水容耿耿景象光澈江湖氣含天清  
寶界地湧靈龕大聖蒸蒸動乎天地百神奔走戎服既  
備命將誓師殄殲逆類奉迎太上開闢正位神人什憤  
品物咸遂鼓舞賡歌上通元氣闕思不泊雜沓禎瑞輪  
帝御寓像法昭融項一作彌四洲建大一作蓮宮倬彼  
盈川秀冠越中縣有德政州有名公奉宣睿謀爰度崇  
工一作梵侶開士慈雲惠風願言上報聖壽無窮建表  
勒名堂堂乎鍾



杭州開元寺新塔碑

漢永平中佛教初至洛陽始置寺度騰蘭二

一作德古

者官之庭府稱寺蓋敬而尊之比于曹署此其源也杭州開元寺梁天監四年豫州刺史譙郡戴朔捨宅為寺寺號方興名僧惠圜營建之後處士戴玄范賓恭增飾之至開元二十六年改為開元寺庭基坦方雙塔樹起日月逝矣材朽將傾廣德三年三月西塔壞凶荒之後人願莫展太常卿兼杭州刺史張公伯儀忠簡帝心威

靜吳越駐車跪禮徘徊感嘆乃捨清白之俸為君為親  
修而復之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范公倫人之珪璋國  
之俊彥

四字一作望者

法師什曇獻上座什雲卿寺主什宗遠

都維那什惠達什法祥長樂寺什曇景等戒香扶其永  
誓道力護其成功于是劔南荆揚之巨材諸郡僦輸之  
懿匠竭耗神明三年畢事乙粟結仡穿貫顛氣晃爚景  
象烘若鎔金距畢

疑作甲

躋高凡為七級級有佛事環迴

眴轉幢網盈映如梵什宮踐乎上

闕

俯視萬井有若碁

布仰瞻天宇雲在身下傍眺江山列在

闕二

過乎陟謂

傾峯動崖岌業其側既鏤以丹素飾以青紫

九字一作既雕既鏤

以素以青浴綠清紫

掀腸閃目百變百移如有靈物累

一作跪稜

層雷嵬攢欒標江壓湖孤島突天不可名也霞照丹戶

如開日宮風搖和鈴若下天樂聲徹有頂輪蔭空界影

入清江形鎮大地所濟者廣巍巍度門先大德什懷亮

住持之固如山不動先

一作老

法師什道貞華嚴秘宗香

象至底先法師什藏暉三藏扁鑰吾方啓之過去人緣

在世慈願不有偈頌其如佛恩華嘗官是邦感深霜露  
忝太常一面與兵部為寮敬申其美以佐法門之宏觀  
其文曰

亭亭揭豎迥出江甸秋天沈寥百里獨見如海浮來如  
地踊現以壯州邑以調羣心餌藥解病依舟濟深卿曹  
郎署共布黃金

杭州餘杭縣龍泉寺故大律師碑

大樸既雕淳源不復生人溺于迷妄自拔無由我梵惟

哀之力現靈東方雷起羣蟄間生龍象調御人天巍巍  
乎大明燭幽而品物知向矣噫稠林枝幹榮枯不息火  
宅煙焰起滅相尋于衆生速壞之身有諸佛常存之性  
垢衣纏寶而不見濁水求珠而未得法無高下根有淺  
深由是啟禪那證入之門立毗尼攝護之藏土因水而  
成器火得薪而待燃惟此二宗更相為用律行嚴用一  
此奉則淨無瑕缺戒定一無光深照則測見本源次修  
定門而自調伏云何為大定地雖傾而不動云何為修

我心雖寂而無住然後登般若之岸上楞伽之峯以此  
身為法身了無得為真得或有默修玄契於文義受教  
頓悟於宗師不由門階徑造堂室微塵學者時得一人  
復有大悲空隘而不窮弘誓海涸而不盡俯從像法以  
導世間則我大律師其人也師諱道一字法崙餘杭嚴  
氏生族姓之家是為因地作如來之子寧有本緣故祖  
考不書尊上乘也禮峻山岳神閒江海機對敏洽應受  
融明自襁褓至于成童顏色無違視聽皆正年甫八歲

辭親就師鴻鵠入冥自然方外蓮花出水不染泥間

一作

世間

十七預剃度隸龍泉寺受具于光州崖律師行相珠

圓滌流鏡澈始就山陰聽崖講涅槃經師既歸而為衆  
敷闡同時聽者奉以為師恭惟此經佛最後說教旨深  
圓故草玄著義法華經大事因緣授聲聞記口誦心奉  
誓盡當來金網經滅度無邊悉離諸相誦起信論滌除  
邪妄開導心宗常所受持皆為義什於華嚴入普賢性  
海於維摩得不二法門凡歷見聞莫非心證從文悟理

也白曰頓明於世界飛鳥自在于空中從理乘如也嘗  
謂天台觀門往誓深教吾所歸也夫垢因戒淨惠定以  
生未有愛尚存而坐登三昧每嘆曰持心繫于刹那求  
道本于清淨使學徒解怠由軌範不明教之興衰在我  
而已矣乃護一席闕心必隨嘗講大乘方攝齊登座侍  
者布席微爽律文即命撤席澣衣以俟明日其檢身漱  
下皆此類也自是江南律學砥礪彌精矣至若齊場星  
列談座雲繞四衆仰山王之高萬里赴龍宮之會遼夷



逾海而來聽長老順風而請益至仁生滅至辨成簡判  
析疑問若陽和解冰弘敷妙理如止水觀月化童蒙為  
上智伏我慢為調柔引諸佛戒定之池浴衆生輕重之  
垢垢自流去池常湛然又以儒墨者般若之笙簧詞賦  
者伽陀之鼓吹故博通外學時復著文在我法中無非  
佛事故李大理昇期崔河南希逸嘗撫本州麾幢往復  
故成御史廣業令廬華州元裕兵部韓員外賞屈身郡  
邑輪舸洄洽及鄉人故汴州何司戶寒同與叩絕韻于

清風味玄機于永夕廬山師友今古一時誠願密弘崇  
修本寺導容纓網高殿棟宇工人殫其百楹信士竭其  
千金佛宮嚴麗一方勝絕寫大藏經手自刊校學者賴  
焉席常住因通給無闕凡聖均焉于天竺寺造慈氏變  
相憑高為臺與衆均福光靈盼蠻如在會中永以報生  
育劬勞之恩光先師訓誘之德不離宴坐應者如歸天  
寶十三年春忽洒飾道場端理經論惟銅瓶錫仗留置  
左右具見五天大德十八羅漢幡蓋迎引請與俱西二

月八日恬然化滅報齡七十六僧臘五十七生以其日  
滅亦如之昔同如來捨位之辰今是菩薩往生之日古  
先大士無此明徵先時院庭有百合兩本對發白花光  
如月輪照于昏夜嗚呼慈雲既歸花亦彫萎物感如是  
人哀可知至某月日遷厝于寺之西偏江嶺淮湖緇麻  
縞素茶毗之會聲動山川寂寥原野人亡地古悲夫一  
為人師六十年矣遠名利故不遊京國樂閒安故不出  
戶庭有請方去故深慈密行莫得而究焉門人之冠者

一行禪師惠罕法師律梁寺乾應律師蘇州東林寺懷  
哲律師湖州開元寺惠燈少明之記長者寶藏修身執  
持導師化城無處瞻仰眷屬之賢有若族人神都等如  
來影中怖畏都盡力生今地哀號不窮以華悅曾史之  
風尚竺乾之道追書本行見託斯文銘曰

茗溪教源因戒生定百千人俱見性清淨裂除意網磨  
拂心鏡雖會一乘終修萬行說法登壇天龍諦聽須彌  
峯頂白月孤映彼迷方者從我得正報盡生盡歸自法

身最朝涕泣江上門人炬滅陰夜舟沉海津雪山靈草  
無復青春欲報之德蒼蒼罔極既斷言語又非空色假  
言喻空觀我為則

衢州龍興寺故律師體公碑

器為外物挹泉者器有以濟饑渴也身為妄聚奉道者  
身有以成大覺也泉不離器道不離身器存則饑渴洗  
除身修則大覺無礙故律為知見根本開八扇戶持其  
要得其宗者有若長老體公蓋毗尼之堂室尸羅之燈

炬三昧之舟筏也信安有名山名川山秀川清家為將  
宗母曰徐性地靈開祐降神而生徐氏既孕夢娑羅門  
告曰姊當生男詔興大法長老既齷好聚沙起窰堵波  
焚草為香採花為供年十有五瓊章鶴姿兄為淨安寺  
上首乃往從學日誦萬言兄歎曰吾祖父昆弟六人出  
家受習之速無其比也年二十一通大乘小乘千紙如  
意年中配度淨安寺遊歷會稽遇光律師受其戒誦戒  
至三日屬衆僧布席登座宣說無有遺文住洛京五年

與本州策律師東陽超至法師同講問為法門儀表萬  
歲元年歸信安稟受者千人由是江南律範端嚴第一  
衲衣袒肩跣足行乞手蒔松竹繕造僧房苦行貫天地  
大慈包世界於辨才得自在於文義得解脫于人法得  
無我于觀照得甚深刺史徐嶠之率參佐縣吏耆艾以  
降請居龍興寺迎供者多不知同日紛然辨鬪聞于長  
老曰吾修無諍三昧不唯自利弘願利人吐因吾身生  
彼嗔恨乃別立一室

闕

纔方丈晏然安居不踐門闕

史李暢跪請移居大方至於涕淚俯如其請因入法華  
三昧口不息誦身不親席大事因緣我得心證請左溪  
大師講止觀鑄鐘七千斤隣州長吏稽首延請結艦浮  
川幢蓋彌望瞻禮萬計行無住悲建講堂門樓厨庫  
宇畫諸佛刹鑿放生池聞者敬觀者信聽者悟日月無  
私之照江湖不言之潤如來權實之門其至矣哉收材  
江湖方構佛殿羣盜據州寺半為墟址如鳥巢形若枯  
木凶猾棄刃稽首歸仁寶應二年六月九日自升繩床



跌坐而滅享齡九十二僧臘七十一緇素號慟楚越悽  
悲至廣德元年十二月三日焚于州西某原起塔安神  
諸佛之遺教也唯長老貌清神遠仁深行獨卓為道器  
注為法源謙非外儀質乃內一作哀非至若調伏住持之固  
禮誦跪繞之勤耄期不衰寒暑如一學窮必究理精必  
詣猶自以為功微道淺未足為師真金純金萬寶之最  
也跌滅之夕則異香滿室閉塔之日則羣鶴翔鳴信安  
王禕趙太常頤真鄭庶子倬李中丞丹前相國李梁公

峴皆為此州躬往圍繞趙太常敬因長老立文殊萬聖  
之象李梁公增感先人泣下雙林之間長老在世靈徵  
繁多日輪降照于梁端大龍修敬于池上寒蒲一作挺

擢于冰下彩芝芝瑩於禪室慶雲覆會仰歎千人此其  
盛者弟子僧會藏爰自童蒙服勤左右四十年矣惠命  
阿難結集如來之言顏氏之子鑽仰素王之道杭州靈  
隱寺大德惠遠婺州開元寺大德清辨本州六度寺大  
德惠炬一作大乘寺主浩然本寺上座惠達寺主法會

都維那神爽等輪王之位我敬奉之妙光之法我敬行之爰請伽陀式播玄烈銘曰

付囑戒藏遵行威儀光還性靜翼具禽飛止法根本深仁得之蓮花不濡性本清淨彼上人者無時非定定不離儀儀不離性色身雖滅此滅皆寂寂然不動斯為正真鎔金起塔哀闕門人

荊州南泉大雲寺故蘭若和尚碑

肇有含氣則鷹鷄逐鳥虎狼噬人人最靈于其間嗜欲

萌而六根動利害交而五兵作文

一作雲疑

演乾坤至于性

命老陳道德循于天下不究因緣之本不知大千之廣

而內盜方扇心塵益悖長圍合於三界猛焰流于四生

乘時雷雨惟佛能救

一作救世

于是超六度之岸轉三乘之

輪馭指南于迷路建高燈于黑夜翻海滅焰擎山潰圍

蒼生既孤再獲慈母人天之奉大矣遠矣微塵法門吾

道一貫承此印者歸乎上仁和尙諱惠真南陽冠族張

氏也父大禮銀青光祿大夫坊州刺史靈降右闕慶延

仁宗太夫人陳氏誦法華經屢有祥應既誕和尚體益  
康寧而衾褥彌潔每晡聞誦經則止而聽之六歲法言  
輒諧經義七歲誦書日記萬言默誦一作尋法華經安樂

行品因捨儒學專精大乘年十三剃度隸西京開業寺  
事高僧滿意意公門人皆釋侶珪璋和尚年幼道尊以  
為之冠十六受十戒持護峻整名重京師進具經旨遍  
覽毗尼意謂未圓尋文果闕乃往天竺求梵本至海上  
遇淨三藏自摩竭陀還淨公謂曰西方學者亦殊宗貫

假欲詮正如異執柯

一作就何

因悉授所賫律集與之俱返

纔二年間罔不懸解績成手部名曰毘尼孤濟蘊始以

五月十六日結夏安居僧聞盡愕喧然雷動門人來問

答曰迦利底迦星此其候門人未達既而無畏三藏以

五月十五日至京師衆僧怪而問故三藏曰五視

一作是

迦利底迦星合時來正當日結夏耳迦利底迦星即火

星也由是緇林聳歎與聖人

一無字

合符梵僧長老尚多

初至長安和尚修謁膜拜方半多公喜曰爾非真耶留

之座隅密付心要當陽弘景禪師國都教宗帝室尊奉  
欲以上法靈境歸之和尚衣疑請京輔大德一十四人

同住南泉以和尚為首昔智者大師受法于衡岳祖師

至和尚六葉闕種一作鍾荆土龍象相承步至南泉歷詮

幽勝因起蘭若居焉地與心寂同吾定力室與空明同

吾惠照躬行勤儉以率門人人所不堪我將禪悅至于

捨寢息齊寒暑食止一味茶不非時賞遇歲荒野人茹

草和尚如之門人勸諭對曰順正行事亦如來教也中

宗聞之將以禮召時弘景禪師在座啟于上曰此人遙敬則可願陛下不知強也撰菩提心記示心初因開佛知見升堂入室者則必親受此外物

一無物字

祕之立教之

宗以律斷身嫌戒降心過應捨而常在無行而不息離

心色

一作色心

則淨淨皆亦離則無生內外中間無非實際

要因四攝成就五身始以上觀悟入終于蓮花正受平

等法門究竟于此師子國目加三藏來謁歎曰印度聞

仁者名以為古人不知在世

一作界

本國奉持心記久矣



其尊稱微言冥究佛心而神局一作遐域一行禪師服

勤規訓聰明辨達首出當既奉詔徵泣辭和尚而自咎

曰弟子于和尚法中痛無少分後與無畏譯毘盧經義

有不安日以求正決于一言聞者洗心每謂以法授人

不宜容易從人受法鮮克有終故善來衆生悉蒙慈覆

至于悟戒承法千無一焉或問南北教門豈無差別對

曰家家門外有長安道又問曰修行功用遠近當殊答

曰滴水下巖則知朝海又問闕無信根如何勸發曰兒

喉既閉乳母號慟

一作  
奚為

大悲無緣亦為歔歔嚴而

一作  
端嚴

簡重慈而有威其門能進者寡矣弟尚書右丞紹真行  
備乎身德及乎人元老太保陸公象先名臣韓京兆朝  
宗宋兵部鼎常刑部虛舟僉契慈緣而承善誘如其仁  
哉天寶十載二月既望北首右脇臥入禪定中夜而滅  
享齡七十九經夏六十報年之限涅槃之時同于如來  
昔未曾有遺命門人曰聖教無服慎勿行之弟子正知  
法璨等哀聞大千感動他界先時雙泉竭大霧昏白光

照室半若橫血法門無蔭之徵也刑部韋侍郎時臨荆  
州躬護喪事以三月一日厝于西巖山林變衰鳥獸號  
咽有意于道者莫不摧心洒涕和尚質孤晴山神瑩澄  
海妙聲宣布而剛強悽感慈眼運照而濁惱清涼使祥  
光洞明枯木蕃榮得舍利于神人教天龍于冥晦其玄  
慈幽護則病者愈死者生高僧遙請而帝夢叶學徒聽  
法而天樂下昭聞殊方不可殫載初聞一行終天子賜  
諡曰大惠禪師及和尚滅度追諡同之二方如來皆同

一號此其證也正知者闍梨持和尚心印璨法闍利轉  
和尚義輪以華聞風永懷俾強名道其辭曰

荆南正法大士相傳灌頂尊記乃吾師焉

一作吾備修師受焉

衆善不染羣緣法華三昧惠照無邊菩薩普門我願亦  
然煩惱牙折菩提鏡懸戒比秋月法若春泉不動南楚  
仁周大千本來常淨自性無遷漸則生頓光依魄圓隨  
順生死芭蕉豈堅蕭蕭塔樹永對爐烟

杭州刺史廳壁記

唐虞之代四岳十二牧分掌諸侯宗周有方伯連帥之職秦有監郡漢魏以還初曰部刺史後曰州牧近代罷州牧復為郡太守太守刺史無恒其稱職同九卿假以符節雖親如魯衛貴若周召任切一作功安人往往除拜

天寶中朝廷以尚書郎人物之高選二千石元元之性命始以省郎臨大部若密邇京師或控壓衝會萬商所聚百貨所殖將擇良吏重難之杭州東南名郡後漢分會稽為吳郡錢塘屬隋平陳置此州咽喉吳越勢雄江

海國家阜成兆人戶口日益增領九縣所臨蒞者多當時名公宋丞相劉僕射崔尚書訐謨大政其間劉尚書裴給事之盛德遠業魏左丞蘇吏部之公望遺愛在人韋太原崔河南劉右丞侯中丞節制方隅有事已來承制權假以相國元公旬朔之間生人受賜由是望甲餘州名士良將遽臨此部況郊海門池浙江三山動搖於掌端靈濤激於城下水牽卉服陸控山夷駢穡二十里開肆三萬室近歲災沴繁興寇盜連起百戰之後城

池獨存王師雷動元惡授

一作折

首乳哺疲人分命賢哲

詔以兵部郎中范陽盧公幼平為之公體仁而清直方

簡亮文以輔德武以靜人澄況有清江之姿巍

一作魏峨

有秋山之狀麾幢戾止未逾三月降者遷忠義歸者喜

生育旌次讓利轅門無聲人咸曰休哉以卿佐之才遵

王澤敷德政吾見其為公為侯福履宜之未見其極也

刺史冠服印綬甲令載之故不書詞尚體要古史之遺

也永泰元年七月二十五日記

衢州刺史廳壁記

有漢已還州統郡郡或連十城州或部十郡江南多大  
郡如會稽丹陽鎮領遐濶分置部都尉自富春而南太  
末一縣抵於建安今此州即古會稽西部之地也雖官  
明吏修如曠阻何厥後相因損益無恒時更亂離罷置  
紛糅聖朝字育元元納于大中自衛公纍單于英公滅  
句麗天下和平戶口繁衍元聖溥行葦蓼蕭之澤于下  
廷延公卿議割州邑謂疆與府近則易為理人與吏親



則易為安以婺州封畛為廣分置衢州領六縣猶為大  
郡近歲析玉山全邑洎須江南鄉益信州而不為寡去  
年江湖不登茲境稍穰故浙右流離多就遺秉凡增萬  
餘室而不為衆吳越地卑而此方高厚居者無疾人斯  
永年名山大川既麗且清俗尚文學有古遺風國朝不  
以州領郡郡與州更相為號遷復從宜事之當也置觀  
察之司而董臨之此州長吏之選甲於他部忠貞之老  
則武威一作陵非公李僕射傑親賢之望則信安郡王禕遺

政行為故事名位光於屋壁開元天寶中始以尚書郎  
超拜名郡賀蘭大夫為之李郎中為之自徼外悖天地  
之慈犯雷霆之誅賀蘭起北海之師郎中佐浙東之幕  
有文有武家頌戶歌元惡天討餘凶稔罪聖恩示以鈇  
鉞之威未即大刑以為不教人戰是謂棄之乃分諸州  
置節度以鎮之州有防禦軍刺史為之使俾與夫持節  
某州諸軍事名實副焉以此州密邇山陰爰隸浙東廳  
事馮高戟戶臨江武文左右麾幢成列千夫長百夫長

上察郡椽屬邑官吏進退無聲趨拜風生仕不登州談  
不為榮凡為州者儒不毅勇則頓威攻守所由敗也勇  
不儒和則失人邦國所由困也故二十石之任方今為  
難至尊垂憂勤于兆人延俊入於高位以蘇州刺史陳  
郡殷公文可以成政武可以安人明斷良謀忠在王室  
其理也寬不容怠嚴不拒情清白貫於神明簡易契於  
黃老德必有隣歌聲宜繼由是命公典此邦也至若建  
置城府之年月升降品第之等差風俗貢賦之宜男女

隄封之數圖謀備矣老幼傳之今之所書畧舉勲德也  
元年建寅月二十一日左補闕趙郡李華於江州附述

常州刺史廳壁記

晉分丹陽為毘陵後改為晉陵隋置常熟縣初常州理  
之無何常熟隸蘇州始為晉陵置常州當楚越之襟束  
居三吳之高爽其地恒穰故有嘉稱領五縣版圖十餘  
萬望高地劇此關外名邦自強敵侵擾江湖流毒地荒  
人七十里一室天子詔宰政審可以安人者以工部侍

郎贊皇公覽允帝俞拜為此邦昔齊人聞石

闕

至舉

國大理贊皇東轅明詔先下吏愉人泰如時之春視之  
猶身歸者遍野贊皇公以為易簡本乎悠久久於其道  
而化成封章上請求理三歲詔書寵異進品正議大夫  
優賢報功於時為盛自吳通上國越盟諸夏秦裂郡國  
智如伍員才若鴟夷以及我國家賢良臨州者甚衆未  
有濬河渠引大江漕有餘之波漑一作益不足之川溝延  
申浦至於城下廢二埭之隘促數州之程海夷浮舶弦

發望至出古人狷物之知見君子濟衆之心大矣哉一

境清淨無為

一信言

而理此舉大畧也漢制刺史部領郡

國遷為太守太守課最入為公卿及魏晉以來或稱州

牧國朝州刺史郡太守更相為名親賢如寧岐弼諧如

狄宋皆拜焉在部視侯伯入朝亞卿尹其車服皂蓋朱

轡華蟲七梳進賢兩梁冠玉佩青綬古有銅獸竹使符

太守不假節刺史臨兵則持節今雖無事亦稱使持節

戒不虞也降銅魚詔書合之代獸符也夫子門人高弟

者衆唯稱雍也可為諸侯至哉古之為理本於德行贊  
皇公秉心宣猷盡瘁王室愷悌君子民一作之父母為  
王者輔宜哉永泰二年二月庚戌贊皇公從子檢校吏  
部員外郎華述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韓國公苗公墓誌銘

并序

永泰元年四月戊子唐舊相太保韓國公薨天子輟朝  
羣臣出次五月壬午贈太師七月丙子詔使中謁者蒞  
祭京兆少尹護喪龍旗輜車鹵簿哀導加于一等園塋

封樹碑版垂後盛于當朝葬我韓國公夫人名本于宏  
才非此運不揚元勲出于忠烈非死之中登日月九天  
之上乾坤閉而復闢均軸折而再駕故肅宗皇帝于行  
在見公曰欲求良弼其在茲乎公諱晉卿字元輔上黨  
壺關人祖龔夔贈太子太師父殆庶贈禮部尚書公成  
童好學弱冠工文二登甲科三入高等始自郡邑臺省  
之任終乎廊廟台輔之器至如牧四郡使四道在人為  
政之絕跡于公能事之常格故不足叙天寶之末奸黨



亂常公身在陷穽心圖遼廓謁至尊于幕殿議大計于  
轅門天子壯之拜為左相公于時與兵部尚書汾陽郡  
王經畧大業翊贊中興公撫于內汾陽營于外克二京  
復九廟尊先帝返上皇公之功也乾元二年元兇投首  
陳希烈等四十八人議在殊死公抗疏上論以四方猶  
虞罪當寬宥三司質定其事不行於戲慶緒之誅也不  
用公議使有思明之難朝議之減復行公計果今天下  
大安仁人之言不可已已上元二年玄宗升遐詔公攝

政肅宗違代令公當國道合君臣時契雲龍于二主功  
高宇宙德鍾社稷于一身夫平計之勃安之總有平勃  
之勲伊攝之霍立之再當伊霍之任人臣貴極今古罕  
儔公晚嬰衰疾屬辭樞務遂得特紆聖眷俯降臣禮赤  
墀之下杖策來朝宣室之中肩輿入見此則明主上德  
而屈體忠臣感恩而忘形君臣之間斯為盛矣無何有  
詔冊授太保軍國大務仍咨訪焉公至和為心太素為  
體以虛舟應物世累不能干其神以公器濟時江海不

能開其慮故軒裳鍾鼎于我如浮雲大位避年在生為  
逆旅享年七十有七歷任二十有四順如也夫人韓國  
夫人博陵崔氏詩書之門金玉其度先公而歿今則祔  
焉嗣子發丕堅粲垂向呂稷望咸等並強學懿文保家  
繼代忠足以勵行孝足以揚名叙德立銘願昭先烈掌  
文之客敢忘大猷其詞曰

有唐宗臣為國元老清明淳粹全德體道磊落臣節深  
沈廟謨智能逃難忠則忘軀幽薊弄兵咸秦振蕩舉族

南棄拔身北嚮一見先皇其言甚壯指麾籌畫爰立作  
相天地反正蒼生之望伊昔南狩衣冠下從三司獻議  
萬乘將同諫書一出天下稱公二聖登遐萬方是荷聖  
皇在閭務輟宸坐稱政臨朝非公不可彼蒼不仁殲我  
鼎臣天歸說夢嶽降申神嵯峨碑版突兀封樹嗚呼相  
國韓公之墓

雜詩 六首

黃鍾叩元音律呂更循環邪氣悖正聲鄭衛生其間典

樂忽涓微波浪與天渾嘈嘈鷓鴣杲動好鳥徒歸蠻王吉  
歸鄉里甘心長閉關

玄黃與丹青五氣之正色聖人端其源上下皆有則齊  
侯好紫衣魏帝婦人飾女奴厭金翠傾海未滿臆何忍  
巖子陵羊裘死荆棘

甘酸不私人元和運五行生人受其用味正心亦平爪  
牙相殘傷日與性命爭聖人不能絕鑽燧與炮烹嗜慾  
乘此熾百金資一傾正消神耗衰邪勝體充盈顏子有

餘樂瓢中寒水清

陰魄淪宇宙太陽假其明臣道不敢專由此見虧盈未  
聞東菑稼一氣嘉穀成上天降寒暑地利乃可生葛藟  
附柔木繁陰蔽曾原風霜摧枝幹不復庇本根女蘿依  
松柏然後得長存

孔光尊董賢胡廣慚李固儒風冠天下而乃欺王度絳  
侯與博陸忠樸受遺顧求名不考實文弊反為蠹

結交得書生書生鈍且直爭權復爭利終不得其力我

逢縱橫者是我牙與翼相旋如疾風竝命趨紫極奔車  
得停軌風火何相逼仁義豈有常肝膽反為賊勿嫌書  
生直鈍直深可憶

寄趙七侍御自餘干谿行經弋陽至上饒山川  
幽麗思與雲卿同遊邈不可得因叙疇年之  
素寄懷於篇云

搖槳曙江流江清山復重心愜賞未足川迴失前峯凌  
灘出極浦曠若天池通君陽青嵯峨開坼混元中九潭

魚龍窟仙成羽人宮陰奧潛鬼物精光動煙空玄猿啼

深龍

楚越謂竹樹深者為龍

白鳥戲葱蒙飛湍鳴金石激溜鼓雷

風雨濯萬木鮮霞照千山濃草閒長餘綠花靜落幽紅

渚煙見晨釣山月聞夜春覆谿窈窕波涵石洶溶溶丹

丘忽聚散素壁相奔衝白日破昏靄靈山出其東勢排

吳蒼上氣壓吳越雄迴頭望雲卿此恨發吾衷昔日蕭

邵遊四人纜成童

華與趙七侍御驛故蕭十功曹穎士故邵十六軫未冠游太學皆苦貧共

樊同年三人登科相次屬詞慕孔門入仕希上公緯卿  
典校邵後三人及第也



陷非罪折我昆吾鋒

郗字緯卿以寬橫貶卒南中

茂挺獨先覺拔身

渡京虹斯人謝明代百代隆鵷鴻

蕭天寶末知亂棄官往江東殞葬先人游

于汝南

世故墜橫流與君哀路窮

敵人陷兩京華與趙受辱賊中

相顧無

死節蒙恩遂殊封

華貶杭州司功趙貶泉州晉江尉

天波洗其瑕朱衣

備朝容

華承恩累遷尚書郎趙拜補闕御史

一別凡十年豈期復相從餘

生得攜手遺此兩孱翁羣逸失鷲羽後凋惜長松衰旅

難重別悽悽滿心曾遇勝悲獨避貪竒悵孤蓬禽尚彼

何人胡為束樊籠吾師度門教授弁躡遐蹤

仙遊寺有龍潭穴弄玉祠

捨事入樵逕雲木深谷口萬壑移晦明千峯轉前後巖  
然龍潭上石勢若奔走開圻秋天光崩騰夏雷吼靈溪  
自茲去紆直互紛糾聽聲靜復喧望色無更有冥冥翠  
微下高殿映杉柳滴滴洞穴中懸泉響相扣昔時秦王  
女羽化年代久日暮松風來簫聲生左右早窺神仙錄  
願結芝木友安得羨門方青囊繫吾肘

詠史 十一首

昂藏獬豸獸出自太平年亂代乃潛伏縱人為禍愆常  
聞斷馬劍每壯朱雲賢身死名不滅寒風吹墓田精靈  
如有在幽憤滿松烟

漢皇修雅樂乘輿臨太學三老與五更天王親割牲一  
人調風俗萬國和且平單于驟款塞武庫欲銷兵文物  
此朝盛君臣何穆清至今壘壇下如聞簫韶聲

巢許在蒿穎陶唐不得臣九州尚洗耳一命安能親縣  
邈數千祀丘中誰隱淪朝遊公卿府夕是山林人蒲帛

揚側陋辟蘿為縉紳九重念入夢三事思降神且設庭  
中燎寧窺泉下鱗

漢時征百越楊僕將樓船幕府功未立江湖已騷然島  
夷非敢亂政暴地仍偏得罪因懷壁防身輒控弦三軍  
求裂土萬里詎聞天魏闕心猶在旗門首已懸如何得  
良吏一為制方圓

秦滅漢帝興南山有遺老危冠揖萬乘幸得厭征討當  
君逐鹿時臣等已枯槁寧知市朝變但覺林泉好高臥

三十年相看成四皓帝言翁甚善見顧何不早成稱太  
子仁重義亦尊道側聞驪姬事由生不自保暫出商山  
雲謁來趨灑掃東宮成羽翼楚舞傷懷抱後代無其人  
戾園滿秋草

日照崑崙上羽人披羽衣乘龍駕雲霧欲往心無違此  
山在西北乃是神仙國靈氣皆自然求之不可得何為  
漢武帝精思徧羣山糜費巨萬計宮車終不還蒼蒼茂  
陵樹足以戒人間

天生忠與義本以佐雍熙何意李司隸而當昏亂時古  
墳裏城野斜徑橫秋陂況不禁樵采茅莎無子遺高標  
尚可仰精爽今何之一忤中常侍銜寃誰見知嘗觀黨  
錮傳撫卷不勝悲

文侯耽鄭衛一聽一忘餐白雪燕姬舞朱弦趙女彈淫  
聲流不返怡蕩日無端獻歲受朝時鳴鐘讌百官兩牀  
陳管磬九奏殊未闕對此唯恐臥更能整衣冠

蜀主相諸葛功高名亦尊驅馳千萬衆怒目瞰中原曹

伯任公孫國亡身不存社宮久蕪沒白鴈猶飛翻勿言  
君臣合可以濟黎元為蜀諒不易如曹難復論

六國韓最弱末年尤畏秦鄭生為韓計且欲疲秦人利  
物可分社原情堪滅身咸陽古城下萬頃稻苗新

沂水春可涉泮宮映楊葉麗色異人間珊珊搖珮環展  
禽恒獨處深巷生禾黍城上飛海雪中暗春雨適來  
鳴珮者復是誰家女泥沾珠綴履雨濕翠毛簪電影開  
蓮臉雷聲飛蕙心自言沂水曲采萍兼采菜歸逕雖可

尋天陰光景促憐君貞且獨願許君家宿徒勞惜衾枕  
了不顧雙蛾艷質誠可重淫風如禮何周王惑褒姒城  
闕成陂陲

春遊吟

初春遍芳甸千里鵲盈矚美人摘新英步步翫春綠所  
思杳何處宛在吳江曲可憐不得共芳菲日暮歸來淚  
滿衣

長門怨



弱體鴛鴦薦啼妝翡翠衾鴉鳴秋殿曉人靜禁門深每  
憶椒房寵那堪永巷陰自驚羅帶緩非復舊來心

奉使朔方贈郭都護

絕塞臨光祿孤營佐貳師鐵衣山月冷金鼓朔風悲都  
護徵兵日將軍破虜時揚鞭玉關道回首望旌旗

尚書都堂瓦松

華省祕仙蹤高堂露瓦松葉因春後長花為雨來濃影  
混鴛鴦色光含翡翠容天然斯所寄地勢太無從接棟

臨雙闕連覺近九重寧知深澗底霜雪歲兼封

海上生明月

科試

皎皎秋中月團團海上生影開金鏡滿輪抱玉壺清漸  
出三山岳將凌一漢橫素娥嘗藥去烏鵲遶枝驚照水  
光偏白浮雲色最明此時堯砌下莫莢自將榮

晚日湖上寄所思

與君為近別不啻遠相思落日平湖上看山對此時

寄從弟

眼病身亦病浮生已半空迢迢千里月應與惠連同

奉寄彭城公

公子三千客人人願報恩應憐抱關者貧病老夷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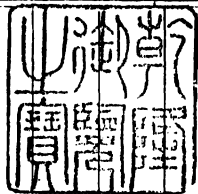
春行寄興

宜陽城下草萋萋澗水東流復向西芳樹無人花自落  
春山一路鳥空啼

欽定四庫全書

李選叔文集  
卷四

五



李選叔文集卷四